

養者先生反對也

詩豪寂朗虛空即道心无情日月自升沉  
清堂誰是和音者空鼓无絃一操琴

度張珍奴第八十化

吳興妓張珍奴性淡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  
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宣和中有一士  
人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待之置酒  
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來幾月餘終不  
及亂張訝而問之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少  
留一宿釐枕席之娛豈下妾微陋不足奉君  
子耶士人曰不然人之相得但貴心相知耳  
何必是哉他日酒半問珍奴曰汝平日更何  
所為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每夕告祈願  
了此債耳士人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追於口  
體何暇及此且何從得師乎士人曰吾為汝  
師可乎曰果爾則幸矣即起整衣炷香拜之  
既去決句不至張方獨處備自書曰違師許  
多時不說些兒箇及至如今悶損我樣筆未  
置問士人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為者張匿之  
士人曰示我何妨乃示之士人讀其後曰別

无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

脊雙關崑崙過恁時省氣力思量我張珍奴  
大喜再拜敬謝自是神氣豁然若有開悟亦  
密有所傳張不以告人然未知其誰何也累  
月告別張設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

去後開閱之及開封乃步蟾宮樂章一首曰

坎離坤兌分子千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  
動山頭雨雲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

鋼辯甲庚要降龍虎待他人問汝甚人傳但  
說道先生姓呂張遂齋戒謝賓朋繪像事之

修其訣逾年尸解而去  
詞彖和曰陽復乾純陰垢千象帝先是吾

元祖一氣氤氳降甘雨恍然大浮黎土无  
極極中誠密錮玉龍蟠幽囚金虎主人輕

鼓沒絃琴全不屬官商律呂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五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畧 帝六

度劉高尚第八十一化

劉高尚天資純厚性賦温良不喜貴榮頓拋  
富產捐情割愛泯識超凡不事王侯高尚其

志棄儒從道遁跡林泉道遠方外先遇一仙  
人謂曰辟內鏡鏡碎魔復完翕修真亦如此

後遇帝君語契遂問曰道心惟微可得見乎  
答曰非耳目所及惟精神默會間允執厥中

何謂中答七情未發處六慾不生時是甚麼  
又問云何體式帝君默然端視於空中畫一

字高尚拜云萬理歸元一性太虛弟子已无  
疑矣帝君曰慧命真空子知之乎高尚再拜

請教帝君密授口訣而往後於渤海縣安定  
鎮築室居園二十餘年修證圓成道化大行

徽宗三詔方至闕庭惟以清靜自然无為輪  
化之旨奏之上問修鍊金丹之妙答曰陛下

萬機此方外事不勞聖問上默然喜敬教賜  
微妙處士號後遊羅浮山建立道場又於秀  
州隱真道院顯化皆有碑記作還元篇于世

常教門人曰神嘒悉聚悉息丹成心无妄念  
意不外馳死心攝地不必外求三處神化

詩彙碎鏡鏡喻漏可修微中頓悟七情  
元由无疑性了慧命未周得師密授快樂

天游中原園隱遊戲羅浮秀州堂內副墨

同儔百千億妙道化皇州三詔諫帝清淨

嘉猷功成行滿一劍瀛洲

宮中勦崇第八十二化

政和中宮禁有崇白晝現形盜金寶姦妃嬪  
獨有所居无患自林靈素王文卿諸侍宸

等治之息而復作上精齋虔禱奏詞九天書  
寢見東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髦手執

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敕來治崇良  
久一金甲丈夫振崇劈而嚼之且盡上問文

夫何人道士曰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

也上勉勞之再四復問張飛何在羽曰飛乃

臣累劫弟兄今已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他

日輔佐中興飛將有功焉上問師何姓名曰

姓陽四月十四日生陛下性尚奇怪多心不

正致使邪犯官庭當正心清靜治化天下免

將來奸盜侵亂帝不省遂隱去意其為洞窟

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窟香火處

皆正妙道神化之說仍塑像于景靈宮歲時

奉祠焉

詩彙天子天元悉純誠貴執中誠中不欺

昧上下悉和通奸佞潛蹤迹陰邪絕影踪

忠良全正化放怪設神通清靜陰陽泰和

平人物豐兵戈成偃息天下樂仁風

遊戲羅浮第八十三化

帝君遊羅浮未明觀至小院中值道士他出

獨一小童在院童揖帝君先生少坐此遂竊

道士酒以獻帝君滿飲使童子盡其餘童子

不飲童所患左目內障帝君以所餘酒喫其

目忽開明若素无患者乃取筆畫一山水于

壁山下作池三口謂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

命也然亦高壽言訖飛入石壁隱去及道士

歸見所畫山透壁內外大驚曰山下三口乃

崑字非呂先生乎後童果百五歲而終

詩彙信步恍然遊海岳翻身忽爾到羅浮

豁開道眼除昏暗山水隱名歸太虛

長沙警僧第八十四化

帝君遊長沙托為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

錢無算而錢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

上言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

投罐不滿有僧推車錢戲曰汝能容之否道

人曰唯乃令推車入罐噫噫然有聲俄不見

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詩曰非神亦

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幾遷變

身固非汝身則亦何足戀曷不從吾游騎鯨

騰汗漫僧益驚疑欲死之道人曰若惜此錢

耶吾令償若取片紙投罐祝曰速推車出良

久不出道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跳入罐寂

然僧擊碎罐上有片紙題一詩曰尋真真識

真見真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僧

悵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俟若欠錢之

念已償求道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謝已遂不

及矣

詩彙萬法總非真一身皆是幻功名似水

泡世事猶雲變金玉豈常存簪纓非久戀

凡僧尚愛財苦海增瀾漫幻物迷且貪真

宗昧不悟不知明性天只會用心路

警異道明第八十五化

梓潼道明家富而善素女術常蓄少女選十分美麗豐肥无癭痕者常不減十人之數然好周急濟貧多有陰陽神清體健面若桃花或經月不食年九十七止如五十許人尤好誇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素女送果或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為真神仙也一日帝君詭為乞人登門妻不識之叱使去帝君以兩足於靴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三寸妻始異之延置座右曰子非乞人也出侍女歌游仙歌命之酒帝君口占望江南詞酌之曰瑤池上瑞霧萬群仙素練金童銷鳳版青衣女子嘯鸞笙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緲玉京山唱徹步虛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進蜀牋請書自紙尾倒書微紙首足不遺空隙妻大驚喜請問道要曰吾以口口相傳矣妻請益復曰吾以口口相傳矣俄登門外大栢樹杪不見後數日妻忽不快吐膏液如銀者數斗而卒口口相傳之說與夫

石上兩方竅皆呂字之寓也

詞彙妻公秉炁壯實賦性慈仁惜乎心術不正如言送酒送果遺書皆著邪魔境然多有陰德故祖師警救之哀哉道明不明清高士志道體真仙養浩虛中吹玉笛凝神真樂吸瓊壺清淨瑩心天離慾海放倒我人山玄素採陰魔畜道妻公邪術執為玄休効損丹田

青城鶴會第八十六化

紹興末帝君赴青城山鶴會懇一賣餅家人亦不識醉吐餛飩盆中主人不動心但聞吐盆異香滿室人頗異之洞賓灑墨大書詩一章于門之大木上曰但患去針心真銅水換金鬢邊无白髮馳馬去難尋後題巨洞賓來四字筆勢遒勁光彩殊常觀者雲集或取刀削之已深透木背墨跡轉鮮時士人關雲祥者見之即會其像乃一清癯道人也是後其家油餅大會  
詩彙青城鶴會度金針吐出肝腸遍地金肉眼凡夫何不悟曰雲飄杳莫能尋

度曹三香第八十七化

安豐縣娼曹三香淫惡疾為邸舍往來客帝君詭為寒士托宿僕以其藍縷拒之三香曰吾既立此門尸垢淨何擇焉遂延入殊禮待之居无何曹疾作神吟良苦帝君以筋鍼其股曰回心回心時門外一皂角樹久槁死帝君投以藥翌日樹即再生枝葉蕃茂曹始悟真為神仙而兩回心者呂也即毀眼去粉黛棄家遠遊仍為呂真人祠奉祀焉紹興末曹忽還鄉顏狀秀異人无識者奈自言本末復去不知所終

詩彙人人皆可證為仙纔肯回心便有緣為感三香善陰德淤泥一舉上青天

寶輪現像第八十八化

紹興中縣官胡真喜道術建大齋于京城寶錄宮方士大集用技能者帝君詭姓氏寓焉自贊其能異眾取藥少許置諸掌吹數遍俄紅暈四溢成寶輪相現洞賓兩字眾大愕覓之不見矣  
詩彙天道能然匪技能纔云法術眼昏昏

寶輪中顯天眞性默得圓明證上乘

藥救傳道人第八十九化

江陵傳道人性純善平日敬事洞賓像甚切

乾道中正且獨坐鋪中俄一客方巾布袍入

共語良久起曰吾有百錢能隨我酒肆中飲

一杯乎傳從之自是旬日一來或留飲或與

之飲時目昏多淚客教服生熟地黃切焙取

川椒去枝目及開口者微炒三物等分末之

鍊蜜為丸空心米湯服五十九傳如法服之

夜能視物後忽見一眞像與容貌類所遇洞

賓像云

詩彙共飲時來已見心豁開道性便圓明

傳公想你福緣淺且救昏蒙肉眼睛

長溪見齋第九十化

福州長溪縣老媪開飯肆常齋僧道過往者

乾道中有道人來化齋老媪喜迎待問姓名

不答食畢以火柴頭書壁作呂洞賓來四字

光艷奇偉自此飯店中人食衆太守聞之騎

馬往觀則字已銷沒无復餘迹太守自歎而

回信神筆也

詩彙開戲長溪化一齋飯婆善待問元來

壁書直指人明道太守不知空自歎

警趙兵馬第九十一化

漳州兵馬都監趙不問淳熙九年四月十四

日作鶴會一道人不知所從來攝衣齋所不

與人揖徑入堂房內不見但於几上得一幅

紙書絕句云這回相見不無緣滿院風光小

洞天一劍當空又飛去洞庭驚起老龍眠末

書云谷客書

詩彙各職慈仁結道緣仙眞感得降人天

攝衣不揖眞消息悟得身眠神不眠

邵州索飲第九十二化

邵州城外有老媪開酒肆每早晨供呂其人

酒三杯至誠切切一日有呂道人索飲偶无

酒媪以所餘濁酒一升與之道人問價媪曰

每升錢二十道人以指點酒書二十字于門

外一紫石及銅錢二文忽然隱去徐視之則

字迹與錢下透石底幾尺餘自是觀者如堵

酒肆大售老媪年九十坐化後人因其居建

康仙堂云

詩彙清晨酌酒供眞仙酒禮雖輕意不輕

二十二文俄透石化人心善樂長生

救劉氏病第九十三化

越州貧民劉氏一病跛艱于行幾二十年每

日炷香禱天乞已此疾虔誠備至一日有道

人手携鐵瓢謂劉曰子疾易愈可隨我行劉

隨之二里許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餘有五

色石試掘之果得石大如彈丸五色殊常道

人曰子可持歸暴露九日細末以木瓜皮煎

湯服盡即愈可來城東駐雲庵東廊第三間

左壁再相會云劉如其言服盡果然輕便若

素无疾者即往庵中左右壁尋之无人但有

洞賓像携鐵瓢

詩彙身貧病楚正心堅誠禱高宮二十年

假像寓言慈憫救脫然病愈步輕便

覺章太守第九十四化

漳州益陽縣楚興寺東有來眞堂乾道中帝

君曾遊題詩壁間有布袍拂出秋九月有章

駟敬愛不已淳熙中章調守岳陽命工整治

洞賓聖像夜洞賓稱謝且請曰子藏五金丹

三成法書有年可傳揚後世俾衆見之大道不爲一人私也既覺遂綉梓于郡齋廣其傳焉其三成法書自序曰出幼習儒教長好玄門志慕清虛心游雲水尋師訪友往來不憚於驅馳切問近思終始不生於懈怠陰陽升降取法於二儀性命根基歸元於一炁无形无相來時只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三男三女九重臺畔金童捧得黃芽十二樓前五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當分八卦之才陰內鍊陽自別九州之炁三花和會化大光直上昏衢千日功成駭鸞鶴元遊海島天機深遠不敢輕言道要玄微難於直述今以平日見功之法導師已驗之符集成口訣一十八道密示後學凡金丹小成七訣天童不老一聚火煮海二匹配陰陽三聚火運元四散火鍊形五龍虎金丹六周天火候七金丹中成六訣河車肘後一肘復飛金精二玉液還丹三五液鍊形四金液還丹五金液鍊形六金丹大成五訣集神朝元一鍊炁成形二體同太虛三出有入无四形神超脫五其書合三

十言每訣四句每句四字以明白之言發杳冥元精先天至神以此推之與傳道集靈寶畢法相去遠矣

詩彖頓漸三成非易難高明虛已返心觀靈泉化質丹臺榮慧火鍊形怒海乾息念凝神全法像鍊精化炁暨重顏形神俱妙超生滅游泳先天不等閑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七

帝七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彖  
度開先僧第九十五化

廬山開先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成行一日入定坐見一道人來謁問曰師謂道惟坐可了乎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貪嗔癡淫殺爲甚方其坐時自謂无此心矣及其遇境遇物不能自克則此四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因與珍歷僧堂見一僧方睡酣謂珍曰吾僧子少坐于此試觀此僧良久見睡僧頂門出一小赤蛇長五寸餘緣床左足至地過涕唾食之復循溺器飲而去乃出軒外渡小溝繞花臺若駐旣狀復渡道人以一桶水傾漫小溝以溢而退道人當其來徑以小刀挿地迎之蛇見畏縮尋側徑至床右足循僧頂門而入僧睡驚覺問訊道人及珍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達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因渡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恣觀之復渡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遂回達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